

# 沙河岸邊話義井

國林

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義井，據說北方的義井最多，也最為有名。不少地方還以“義井”為名，彰顯的是一種井文化。諸如江西陽泉市郊區的義井鎮、安徽長豐縣的義井鄉、河北魏縣棘針寨鄉的義井村等，都是以“義井”而成就的地名。

義井之所以能夠成為地名，如同全國諸多的扳倒井性質一樣，之前都有一個相關的神奇或是美麗傳說。所不同的是，扳倒井成就的是名家（多為帝王，其中劉秀最為著名）的美麗傳說，傳揚的是“神力”“神奇”的一面；義井成就的是平民（或受謫官員）的淒美傳說，張揚的是“大義”“高義”的一面。

兩兩相較，具有本質上的不同。



洛陽古井中的義井

我查了下資料，成就義井的緣由有多種。若將其大致歸下類的話，有義士義井，如南宋一元兵為救人而跳井成就的江西永新縣義井；有儒士義井，如明代方孝儒成就的南京義井；有烈女義井，如元采武管嬰為救父成就的太原義井。其他還有一些義舉成就的義井，如成人之美的湖南汝城縣的姑嫂義井等。

在這裡，義井展現的是人的一種精神，即一個“義”字。這裡的義，包涵著“大義”兼有的“忠義”“情義”“貞義”“義氣”“義理”“高義”等等的成份在內，體現的是廣大百姓平時最為看重並崇尚的一種大義之舉，具有道德精神的價值一面。

可以這樣說，井在這裡是一個具體不變的物質形態，在“井”前面加上一個“義”字，這“井”就具有了人的大義精神。很明顯，人們是將大眾崇尚的大義精神，附加在了不變的物質形態的“井”上面，然後這“井”就將人們賦予的大義精神予以承載和演義（井以載道），而且是一代一代又一代，永無止境。

義井，在這裡已經不僅僅是供人們飲用的一口口普普通通的水井了，而是成為了人們心中一種被物化了的神明性的精神所在。

棗陽也有義井，而且還不止一口。

乾隆時期的《棗陽縣志》，在其“山川”一節的後面，有一個“井附”的條目，裡面列舉了四處的古井，分別起名為義井、東義井、西義井和琉璃井。

據文字記載可知，義井、西義井分別在縣（城）西北七十裡處。“西北七十裡”，是一個範指，對於一口水井的範圍來講，很有點兒廣大的味道了。若用現在的地圖計算查詢，這兩處義井當在楊壩鎮境內，至於具體的什麼位置自然不能辨析了。

琉璃井在烏金店北（縣志在“古跡”裡所稱的琉璃井，是在留紳（即劉升）店東北裡許，當為另一琉璃井），具體北邊的什麼位置，自然也是少有人知曉了。

至於東義井，標名在“縣河岸”，細細查來當為現在的沙店村一組——沙河店村莊邊的河岸上。

以上四口歷史“名井”，大概只有“縣河岸（側）”上的這口義井（即東義井，各時期的縣志在“古跡”裡都直接稱其為“義井”，大概是其已經涵蓋並囊括了其他各地義井的精要，或以其為代表），還能讓人知曉和有處可查了。

我的故鄉就在沙店村五組，居住地與一組的沙河店雖然還有些距離，但小時候的我，進城或是到北郊的舅舅家走人家，多是要從沙河店這個地方經過，也多次見到過這口義井。至於小時候的我，喝沒喝過這口義井裡的水，印象有些模糊了。不過父母親老來的時候，曾多次說到過這口井，並說當年的他們從這裡經過時，還多次喝過這口井裡的水，當時的感覺是特別的清冽、甘甜、爽口。

這裡就說下“縣河岸”上的這口義井吧。

就我的印象和沙河店莊上了歲數人的介紹，知道“沙河岸”上的這口義井，大致的方位是在現在的市政府南邊，一條通往沙河的“東冷水溝”出水口處的南岸上。再具體一點的話，也就是目前在建的“瀟水一號”（原瀟水賓館）社區南端對應沙河的河岸邊，一個建在承接東南一帶——主要由人民路兩邊而來的居民用水）下水道進沙河的溢洪出口上的小亭子南邊（由此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建築在下水道溢洪出水口上的小亭子，應當取一個具有代表性並有意義的亭名，這個亭名可叫“義井亭”）。



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，從東南的興隆、烏金、吳店等地進城的人們，或是城中的人們向東南一帶行走的人們，多是要經過現在棗陽市第四中學東圍牆外的那條巷子路的。那條巷子路向北經過沙河店，再向北行進一段河岸路，就來到東冷水溝南邊的這個下水道溢洪出水口處，可以由岸上下到河裡，然後斜刺裡過河走向東關碼頭，然後再行東關，過東門，進入東街，以致城裡的各條大街小巷。

義井地處沙河店村莊的河岸邊。這條道歷史上是一條棗陽城向東南方向的官路，義井就成為了官道上南來北往行人的必經之地。居父母親多次講，當時的義井旁邊還有一棵大柳樹，井上備有取水的轆轤、木桶，也有直接取水的竹筒等器具。凡是從這裡經過的路人，熱了可以坐在樹下乘乘涼，渴了可以自己從井裡取出水來解渴。

據當地的老年人講，這口義井出自哪一朝哪一代現在說不清了，只知道這口義井的年代比較遠，最初只是一口水井而已，是用來供村人飲用、澆田和澆菜園用的。過後有路人常在這裡歇腳乘涼，村莊上的一些有心人，就在井邊備了水桶、竹筒等飲水用具，路人行徑這裡，渴了就可以自己取水。這種方式後來成為一種風尚，過後只要是這些取水用具損了壞了，村人就會及時修理，或是再換一些新的。如此一代代相傳下來，時間久了水井就被有心的路人稱之為義井了。而沙河店這個小村莊，也因此成為了一處歇腳的鎮店似的地方而遠近聞名，之後便演化成為了一個地方性的村級組織機構名稱。今日的沙店村就是從這裡演變而來的。

沙河岸邊上的這口義井，由於水質好，過去除了沙河店和小張莊一帶的村人取水飲用外，很多時候也是東關人過河前來取水的重要水源地。只是後來興起了壓水井、自來水後，義井裡的水才漸漸被閒置了下來，到八十年代初已經沒有人再到這裡取水了，由此就被後來修河堤的人們進行了填埋，然後就消失了它的形跡。

就我知道的，沙河店義井除了功用的一面而被後人記憶傳頌之外，還有一個值得今人說道的方面，是它曾被古代的一位文藝家寫詩歌頌過。這寫詩的文藝家，還不是一般的文藝家，而是在歷史上有著鼎鼎大名的襄陽籍人士、宋代的大書畫家米芾。

米芾（1051-1107），初名黻，後改芾，字元章，自署姓名米或為苒，襄陽人，時人號海嶽外史，又號鬻熊後人、火正後人。北宋書法家，畫家，書畫理論家，與蔡襄、蘇軾、黃廷堅合稱“宋四家”。曾任校書郎、書畫博士、禮部員外郎。個性怪異，舉止顛狂，遇石稱“兄”，膜拜不已，因而人稱“米顛”。宋徽宗詔為書畫學博士，又稱“米襄陽”、“米南宮”。

米芾，一位名垂千古的大名家、大藝術家。

猶想當年，家住襄陽的米芾受友人之邀，或是慕名前來棗陽遊玩。反正，當年的米芾，在棗陽周遊了一圈子後，來到了縣城對岸沙河店的義井處。當時是一個盛夏的時節，義井旁邊聚集了不少的村人、路人，有的在井邊樹下坐著乘涼，有的汲取井水解渴，還有一些於田地裡耕作的村人，場面很有點兒熱鬧。看到眼前的景象，又聽了相關人士對義井的一番歷史介紹，米芾一時有感，隨成就了一首讓棗陽人銘記千古的《義井》小詩：

“風回寂不波，無風性逾定。澄清太古泉，俯瞰寒人影。征途渴火雲，取汲藉修綆。”

這首詩的大意是說，任憑春夏秋冬的風不斷地吹來吹去，深不見底的義井水啊，總是保持著寂寂的平靜面容，不起半點的波紋。至於沒有風的日子裡，井水就更加地堅守著自己的一份心性，祥和而安寧。長期的固守心性，不受外界的干擾，井水清澈得就像遠古時代的山泉水一樣甘甜秀明。人們在井邊俯下身子照上一照，清冽井水中的影子，就像廣寒宮裡的鏡子一般清晰雋永。炎夏時節，諸多經過這裡的遠



道路人，口幹舌渴十分難忍，猛然間看到義井及井上取水的器皿，就急不可耐地去取了井水來飲。時間久了，取水的繩索與木桶受到了磨損，村人都及時地加以修理、更換、調整。經過這裡的路人，憑藉著村人的這種良好風尚，才有了一次次取水解渴的保證。

詩中的義井，已經成為了一處讓人仰慕似的地方。義井在有風時的“寂不波”，無風時的“性逾定”，還有“太古泉”、“寒人影”“渴火雲”“藉修綆”等等，已經很是空曠高遠、風範闊大了。

試想想，展現我們面前的情景是：無論時光的如何流失，也無論歲月的如何變幻，“義井”都保持著堅忍的信念與操守，風吹不回折，浪打未曾懼，永遠是那樣的安祥、融和，並時時為世人提供著精美甘甜的優質水，解除人們的諸多奔波勞苦與疲倦，並給予心靈上的諸多慰藉……

這哪裡只是在描寫義井啊，這分明就是在擬人化地具寫一個“義人”的情操和大德之舉啊！

沙河店的這口義井，是一種故鄉人精神與歷史文化的傳承。

很可惜的是，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，隨著棗陽城區向河南的逐步推進，沙河岸邊的田地、菜園被覆蓋，一些大大小小的溝壑岸坡被梳理或是填平。這期間，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沙河店義井，先是失去了原有的功用，進而就漸漸淡化了路人對她的依戀，隨後又快速地消失在了時光的隧道中。

作為一名沙店人，我為家鄉這口義井的消亡而惋惜，同時也為其曾經的榮光而欣慰。她是家鄉人的一種義舉，也是家鄉人的一種風尚，更是家鄉人的一種精神之所在。

願沙河店義井的這種人文精神，能在後來者的思想理念裡，進行著永久的駐存。

2020年4月9日于豐永齋